

金鼎长篇小说丛书

周学忠 著

登天浩歌

下



作家出版社

主编 王烈

责任编辑：华 沙

封面设计：傅志欣

楚天浩歌

ISBN 7-5063-1747-8



9 787506 317474 >

ISBN 7-5063-1747-8/I • 1735

上下册总定价：58.00 元



楚天浩歌

(下部)

周学忠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楚天浩歌/周学忠 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99. 6

(金鼎长篇小说丛书/王 烈 主编)

ISBN 7-5063-1747-8

I. 楚… II. 周…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19768 号

作 品: 楚天浩歌

作 者: 周学忠

责任编辑: 华 沙

装帧设计: 傅志欣

版式设计: 夏 友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施园胶印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426 千

印 张: 17.75

版 次: 1999 年 6 月北京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ISBN 7-5063-1747-8/I·1735

总 定 价: 58.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第一章	浪迹豫鄂边	(1)
第二章	天涯寻知己	(53)
第三章	起兵吕堰驿	(100)
第四章	沙场初点兵	(146)
第五章	偏向虎山行	(199)
第六章	心事楚天长	(251)
第七章	抗战揩模还	(289)
第八章	诚心拜女杰	(338)
第九章	司令官点将	(386)
第十章	王仁渠败阵	(428)
第十一章	会师七里峡	(474)
第十二章	星殒鹿角门	(520)
我的文学道路		(561)

第七章 抗战楷模还

六八

戴焕章带上茶华拜见过李宗仁夫妇不久，就被授予抗战楷模，并由上校司令擢升为少将司令。

这天上午，戴焕章在长官部见到寇逸群，说：“逸群兄，我再次说一声感谢。”还向他深深地鞠了一躬。

“此话差矣！”寇逸群说：“你抗战有功，理应如此，怎么能谢我呢？”

戴焕章还要往下说，被寇逸群制止住了，说：“这么一来，你在邓县的事情不就解决了嘛！”

戴焕章有些不理解，心想邓县还没开大会公开为我恢复名誉，怎么可以说在邓县的事就解决了呢，一时没有反应。

寇逸群进一步说：“借助抗战楷模还乡省亲，让他们组织人马欢迎，实际上就是为你恢复名誉，这是行动对行动的恢复，也就是说刘峙派 95 师把你赶出邓县，是把你当作土匪头子对待；李长官让邓县组织人马欢迎你省亲，你是抗战楷模！”又问：“明白了吧？”

“逸群兄考虑的太周到了！”戴焕章听了很感动，想了想问：“是不是让杨保东们做点具体事？”

寇逸群马上理解地说：“你的意思是叫杨保东盖房子、还土地。”

“是这个意思。”戴焕章试探地问：“算不算过份？”

“理应如此，要求正当。”寇逸群说：“其实让他们欢迎你省亲，就把这事包括进去了，让抗战楷模还乡省亲，家里没房子，如何还乡？没有地，在哪里省亲？一言以蔽之，这叫解决戴司令在邓县无立锥之地的问題。”

“是啊，这帮人很奸猾，不把问题提具体，他有可能给你打马虎眼。”戴焕章说。

“狐狸再狡猾，也逃不过猎手的眼睛。”寇逸群说：“不识字，他也摸摸招牌，他杨保东不是没领教过嘛！”说到这里，寇逸群又重复了那次在长官部杨保东被捉弄的事，问：“你说他还敢不老实吗？”

“杨保东自恃有才，其实是个小丑。”戴焕章卑夷地说。

“十分恰当，对，他是个小丑！”寇逸群说。

“这么以来，我年前是回不去家了。”戴焕章说：“盖那么多房子，没有三四个月怕是不行的。”

“现在是9月上旬。”寇逸群扳着指头算了算说：“10月、11月，来得及的，我限他两个月盖好房屋，年前搬家，明年春天省亲不是更好吗？”

“恐怕有些紧张。”戴焕章依然担心来不及。

“他杨保东是县长，叫他来个麻子打哈欠——总动员，问题不就解决了，两个月完全可以的。”寇逸群坚定地说：“不叫他作点难会行吗，我马上通知他。”

当天上午，杨保东就接到了命令，要他迅速为戴司令恢复家产，限期只有两个月。

杨保东想，恢复土地容易，只需按照原来充公的亩数全部退还就是；但要恢复已扒掉的房屋，可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想延长些时间，得不到答应。

紧接着他又想：按什么形式盖房呢？为此，杨保东派人专程去请示了戴焕章，答复是：“原制旧貌。”

要完成这个任务，还得找一个既熟悉戴府情况，又能和戴焕章说着话的人来当总监工的。找的结果物色到两个人，一是惠明甫，人称“惠营长”，是戴焕章在回龙寺时的老人员，虽然从未带过一兵一卒，却是个在戴焕章那里说话很管用的人物，如今在樊城戴焕章的“豫章烟行”里住闲；另一个是杨振海，人称“关二哥”，有丰富的消息来源，大至国家大事，小至当地发生的大事小情，他都了解得较为详细；戴焕章在回龙寺时，县里一些主要动态和邓南几个区里的情况，他都摸得准，报告得及时，使戴焕章在许多事上变被动为主动。两相比较，杨保东觉得还是惠明甫合适，并得到了戴焕章的同意。

于是，他把惠明甫从樊城请了回来，亲自接见，还张口合口地叫“惠营长”，把个惠明甫抬举得很人物似的。

不到两个月，人们惊奇地看到，戴府又在邓南的牛营重现，除了砌砖勾的石灰缝是新的，一切如同原样，不仅房屋的座落、样式、高低、大小和原来的房屋一样，连房顶上的瓦垄数目和四壁砌砖的层数，都与原来分毫不差。

但是楼门外的石狮子却找不到了，杨保东特意派人去南阳蒲山店选购一对石狮子运到牛营。这对石狮子，无论是石料，还是工艺，都称得上是一流水平，人见人爱；老太奶却说：“别人的东西再好，我不眼起；自己的东西，那怕是一砖一瓦，一匹椽子，一根檩，都是宝贵的，看着顺眼，心里舒坦；再说，俺原来的那对石狮子是几代人都熟悉的，如今要是换对新的，俺那死去的老头子和两个儿子的魂灵就都进不了家门，俺心里不是更难受嘛！”说着说着又流泪了，杨保东无奈只好再让人找那对旧石狮子。几经周折，终于在戴府门前不远的废红薯窖内找到了。

那年扒戴焕章家里的房子时，有两个当兵的抡起铁锤去砸石狮子，一锤下去，打碎的一个石块迸到了他的一只眼上，鲜血淋漓，痛苦难忍，就停了下来。第二天早晨，石狮子不见了，如今它重见天日，却失去了一只脚，把它放到戴府前，杨保东觉得与自己无光，建议放新的，藏旧的；可戴焕章捎回来话说：“既然我妈喜欢，就还用那对旧石狮子吧！”又说：“没了脚可以久卧门前，也算是个纪念嘛。”

验收工程那天，杨保东指着楼门外那个没了脚的石狮子，自我解嘲道：“这等于把我杨保东三个字刻到了它的脚上。”同僚们听了，忍俊不禁。

11月中旬，戴焕章的家从湖北搬了回来，但是戴焕章本人没有在家乡露面，许多人在打听：这是怎么回事？一次，军需处长赵文山在给戴焕章汇报过工作后，问：“司令何时衣锦还乡？”

近段来，戴焕章对赵文山有些不满意，一个是不该打听的事他要打听，另一个是他不断说孙尚武的坏话；但是又不能表露于外，就不冷不热地说：“家里人都回去了，我个人早晚回还不是现成的。”

赵文山看答话不热情，不敢往下问了。

六九

戴府的恢复工作结束后，杨保东如释重负，晚上睡觉也特别香。

夜里飘了一阵雪花，地上凝着一层薄薄的冰。天已大亮，杨保东还在床上朦胧，隐隐约约听到街上有嚷嚷人声，和往日的有些不同。

他刚起床，就有人来报案说，五战区司令长官部的刘副官在

丁字口倩影照相馆内遭到杀害，他禁不住打了个寒颤。

逢五战区的事，杨保东就头疼，且不说那次告戴焕章碰壁，单就近段的一些交往，也使他怵。

在杨保东的感觉里，五战区司令长官部的那些穿军装的头头脑脑们，不如政府官员的随和；大约是他们在战火中拼杀惯了，举止上含铁量大，话语里火药味浓，办事没有一点回旋余地，因此，他不愿和他们多来往，可是又脱不开他们。

俩月前，五战区司令长官部来了个刘副官，终日里这儿走走，那儿串串，很神秘；杨保东心里发毛，害怕他挑出什么毛病到长官部填自己的坏话，所以百般地维持他，除了给他安排好食宿外，还派人专意陪他玩。不知在什么时候，刘副官看上了丁字口倩影照相馆的春莺了，杨保东老于世故地说：“这就好了，他有事干了。”

春莺原是个妓女，长得如花似玉，20来岁，又白又嫩，淡妆轻施，更其令人眼馋；照相馆老板从汉口把她弄出来，做了自己的小老婆，可是她烟瘾大得很，叫他有点吃不消，于是就让她搞点外收入；刘副官一到，就和她沾上手了，混得不可开交，老板睁只眼合只眼，见刘副官去了，还有意躲开点，生怕碍了他们的事，这天晚上，老板就没住照相馆内，去到很远的乡下了。

杨保东早饭没顾上吃，便匆匆地来到发案地点。

倩影照相馆的门虚掩着，进到房内看，地上杯盘狼籍，从饭菜的数量上看，似乎是刚刚端进来事情就发生了；再看室内摆设并不凌乱，衣架上挂着男人的衣服，床头的箱子上放着一副白手套；床的另一头，放着女人的衣裳，连细软之物都在，从放衣服的层次上看，睡前是很从容的，没有施暴的迹象。

被害人死得相当惨：男人的头滚在一旁，眼瞪着嘴张着，掀开被子看，没头的身子赤裸着，流出的一滩血成了饼子状；女人

的尸体也是赤裸裸地躺在床上，头虽然没掉，舌头却被割了，嘴巴成个黑洞洞；再看枕头下，还有男人的手枪，而且还上着顶膛火。

“把现场全部拍下来。”杨保东验尸后，指示随从说：“房屋、院落也要拍下来！”

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但是门被锁上了。刚才县长验尸时，有几个人随着去看了看现场，这时候成了权威发言人，一遍又一遍地向陆续来看的人们报道着，并加进去一些想像部分，现场感很强。

杨保东回到县政府后，立即向五战区司令长官部作了报告，长官部听了汇报后，先是批评杨保东失职失责，社会秩序一团糟，接着是限令其在10天之内将凶手缉拿归案，否则拿他县长是问。

杨保东心上压了块石头，晚上睡不好觉。他明察暗访三四天，有两个人十分可疑：一个叫牛宗范，在丁大牙警卫班里当班长，此人有些匪气，可在与人交往上，出手大方，因为花销大，手头缺钱花时，爱在夜里上门入户地“借几个花花”，如果“借时”不利索，或事后冒了“口风”，轻则点火烧你房子、麦秸垛，重则打你“窝峰”。就是这么个德性，二十八九了，还没讨上个媳妇，于是就“寻花问柳”吃野食，照相馆的春莺是他最中意的“小美人”，钱没少花，觉没少睡，还下流地问春莺：“我和你男人，谁个本事大？”春莺总是笑而不语，拿眼去勾他的魂；自打刘副官来邓县催差，春莺就和他断了来往，气得他跺脚臭骂，还要掂枪“崩了他俩！”在同事们的劝阻下，暂压下了火。

另一个叫丁三，三十出头，无业游民，靠肩膀给几家茶馆担水换几个工钱生活，吃饭是无所谓的，喝酒却是每顿少不了的。早晨起床先抽二两烧酒，方能“压痰暖身”，中午和晚上，醉醺

醺的，脸上红朴朴的，得意地笑着，有人逗他：“丁三，又在哪儿吃场子哩？”他总是言语不清地说：“才……才起席！”还习惯地伸出两个指头向人示意，我已坐了两个场子；手头钱多了，还喜欢置场子，临时拉上几个人坐到一起，学着阔人们大张宴席的模样，热情地为他人敬酒，频频举杯相碰、对饮；喝醉了，就狂燥不安，喷大话、骂人；一般人不和他计较，有些人就抡起巴掌掴他耳巴子，使他的脸由红变紫，甚而口鼻出血；他喝醉了酒，还常把平时想的心事都倒出来，留给人们不少话柄；近来，人们听得最有趣的是关于春莺的话：“春莺的奶头高，屁股肥，我想跟他美一回！”丁三也恨刘副官。发案的那天晚上，喝醉了的丁三，在街上摇摇晃晃地从南往北走着，看见春莺端着饭菜进屋后，骂道：“我日他先人，打哪儿来个野家伙，夜夜搂住俺心上人睡，老子非杀了他不可……”之后，他就睡在照相馆门外的街边，大约是酒醒后走时，把他的一只烂鞋也丢在了那里。

经过分析，杨保东认为，牛宗范很可能是杀人凶手，如果将他抓了，不需动大刑就会招供的；但他是丁叔恒的贴身警卫，因此会带出好多麻烦事，且不说丁叔恒要与他杨保东计较，长官部一定要查牛的杀人背景，将要牵扯到许多人，时间会拖得很长，结不了案，就交不了差，作难的还是自己；丁三杀人虽然有不少嫌疑，但无论如何也不能成立，既没作案条件，也没有作案的确凿证据，从现场看，根本不象丁三所为；但若是把案子结到他身上，对上不难交差，也不会牵扯到丁叔恒，更不会惹出大的麻烦。

又过了两天，长官部打来电话催要结果，杨保东终于下了决心：丁三，亏你就这一次了，下辈子遇上这纹手事，我再不亏你了！

事情定下来后，杨保东即派人将丁三抓了起来，没有动刑，

而是让他顿顿喝酒吃肉；丁三酒后胆子大，敢作敢为；县长指着面前那件从西坑里刚捞上来的凶器，问：“丁三，你可认得这东西吗？”

“认得！”丁三打着酒隔毫不含糊地说：“那是我的刀。”

“杀过人吗？”县长继续问。

“杀过。”丁三红着脸，满口答应。

“你敢画押吗？”县长问。

“这有何难，不就是按个手指头印儿嘛！”丁三说罢，主动地走到已落好的口供面前，抬起手去印泥盒里按时，突然又停了下来，仰着脸问县长：“还叫我吃肉喝酒吗？”

“屁话！”县长动怒，一拍桌子大声喝斥道。

丁三老实了，规规矩矩地画了押，摄影师“啪啪”两下，将现场拍了下来。

案发后的第八天，一声枪响，结果了丁三的生命，他脸上红红的，挂着微笑，像是进入了美梦之中，浓浓的酒气搀和着血腥气在空中漫散开来。

杨县长真棒，提前一天，把破案结果及凶手的口供、凶器和照片，一并报送到了五战区司令长官部，算是了结了这个案子。

七〇

此时，戴焕章游击队司令部驻扎在大洪山中的三里岗，这个山村集镇很有些特色。

惠明甫从牛营赶到这里，已经吃过午饭好长时间了，戴焕章忙让伙夫给做饭吃。

“三天前，杨保东毙了杀人犯丁三。”惠明甫一边喝茶，一边给戴焕章报告家乡的新闻。

“这事我已经知道了，听说丁三是个担水的，他怎么会杀了刘副官？”戴焕章也提出了疑问。

“下边比上边还黑暗，不一准要冤枉谁的。”惠明甫慨叹道。

“你来时，我妈说啥了没有？”戴焕章问。

“她说，叫你抽空回去一趟，有些事需要跟你商量。”惠明甫说：“这很必要，村上的人都盼着要见上你一面；这次搬家，左邻右舍都帮了大忙，一些亲朋好友还登门贺喜，那几天鞭炮声响的不断头，比过年还闹火。”

“家搬回去了，我咋能不回去看看，可眼下还走不开。”戴焕章原打算先回去一趟看看的，但是朱明达捎来信说：“近一段任务重，希望他在这儿不要离开。”可这话怎好给他们说呢，于是说：“长官部有命令，我一时脱不开身。”

“那你不省亲了？”惠明甫也听到社会上传出舆论，说戴司令近日要还乡省亲的，老太奶让他来见戴焕章打听个实信儿，好早作准备。

“只是早与晚的问题。”戴焕章说：“你给我妈说，无论啥时候县上去人了，不要让她当着人家的面说难听话，发牢骚不起啥作用。”

“这话我能给她捎到……”惠明甫刚说到这里，孙尚武来了，见状，很自量地说：“你们先说，我在外边等一时再来。”

“你进来吧，俺俩是在闲聊哩。”戴焕章接着给他俩相互介绍一番。

“我知道，他在烟厂负责治安嘛！”惠明甫记性好，说：“其实俺俩在樊城就认得，只是没在一块深谈。”

孙尚武微笑着，没有多言语。恰在此时，伙夫做好了饭，来请惠明甫吃饭。

“你俩在这儿说，我吃饭去。”惠明甫说着起身往餐厅里去，

戴焕章也跟着到了那里看了看饭菜，等惠明甫开始吃，他才又回来同孙尚武说事。

屋内只有他们两个。戴焕章声音很低地说：“上次的任务，你完成得不错。我的朋友捎来信让我代表他向你表示感谢。”

“事情是司令安排的，要说感谢只能是感谢戴司令，咋能说是感谢我呢？”孙尚武说。

“话不能那么说，具体任务毕竟是由你冒着风险完成的，我只不过是一句话嘛。”戴焕章说罢，又进行试探：“嗨呀，事后我才知道，你送的那个女士，还是共产党里的一个重要人物呢，你冒的风险可真够大的呀。”

谁都晓得，在当时的环境里，护送共产党人是十分危险的，一旦暴露，会被砍头的；但戴焕章观察到，当他把问题明确提出来时，没有发觉孙尚武有丝毫的后怕和埋怨，而是态度很坚定地说：“我不管他是什么人，只信你一句话，只要是你安排的事，豁上命我也保证完成。”听了这话，戴焕章心里更踏实了；于是就把要护送的两个干部叫了过来，指着孙尚武向他们作介绍：“他叫孙尚武，此次负责护送你们俩个。”

在双方握手后，戴焕章先把面前的大眼睛、短头发女士介绍给孙尚武，她大方地看了孙尚武一眼，自我介绍说：“我叫陈素琴，襄阳县双沟人。”接着，又把那个男的介绍给孙尚武，他30出头，憨厚可亲，笑笑说：“叫我老张吧，咱们慢慢会熟悉的。”

他们所要通过的地区，当时正是国民党新五师的防区，盘查极严，没有一定的合法身份是极难通过的，那么如何巧妙而又安全地通过呢？

戴焕章想好了一套方案，他说：“我看是这样，孙尚武化装成军官，陈素琴扮成官太太，老张化装成警卫人员，另外我再派两个警卫员与你们同行，由我亲自签发护照，上写夫妇探亲一行

5人，至于去什么地方探亲，以及其他一些细节，你们几个再作具体商议，反正不能露出一丝破绽。”戴焕章说罢，问：“你们看这个方案是否可行？有啥想法只管说出来，一人多不过二人智嘛，不要客气。”

老张想了想说：“我看这个办法比较安全。”又对孙尚武说：“老孙派头行，既像个军官，又像个商人。”又对陈素琴笑笑说：“你这个当太太的，可得舍下身子，要假戏真演呵！”

“无非是弄一身旗袍，再化妆一下嘛！”陈素琴落落大方，一点也不拘束地说：“女人扮女人有何难？”说着，故意挺了挺本来就突出的两乳，风趣地说：“还怕露出男人相不成？”

人们都笑了。

孙尚武有点难为情，不好意思起来，说：“我怕装不像，还不如我和老张调换一下，叫他当军官。”

“老张扮警卫员的本身就是作掩护，如果他扮军官，等于把盘查的注意力吸引了过去，那样不安全。”戴焕章说：“看来在这场戏里，你非得演主角不可。”

“我明白了！”孙尚武不再推诿，说：“只要能保证完成任务，让我担啥角色都行。”

接下来，就是商量具体应付的细节和换服装问题，不断提方案，不断修改完善。

日过中天，刮起了呼呼的东北风，天很冷。临行前，戴焕章对孙尚武再三叮咛道：“你我相处并非一日，感情甚笃，配合密切，此次护送和任何一次都不一样，任务重大，工作艰巨，在关键时刻，宁可掉头，也要保证其安全到达！”

“士为知己者死。”孙尚武发誓般地说：“请司令放心，保证圆满完成任务。”

孙尚武一行5人，晓行夜宿，冒着生命危险，闯过了一道又